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魔女与罗苹

La comtesse de Cagliostro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蔡怡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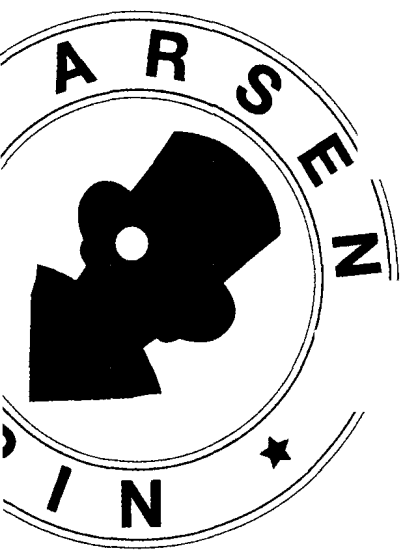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魔女与罗苹

Monü yu Luoping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蔡怡君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魔女与罗苹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蔡
怡君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11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12)
ISBN 978-7-5336-6399-5

I. ①魔… II. ①卢… ②蔡… III. ①侦探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5801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 魔女与罗苹

作者 :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 蔡怡君

出 版 人 :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 李桂荣

装帧设计 : 吴 凯
特约编辑 : 张春孝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8.25 字 数 : 14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399-5

定 价 :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亚森·罗苹的第一个冒险故事。

当然,若不是他本人一再坚决反对,这早在其他冒险故事出版前就该出版了。

“不,再等等吧!卡力欧司特女爵与我之间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呢!”这一等,远比他所想象的还久。二十五年都过去了,才算有了个了结。

因此直到今日,我们才能告诉大家这一个关于二十岁的男孩与卡力欧司特伯爵女儿之间骇人听闻的爱情与争斗的故事。



Arsène Lupin

目 录

1. 二十岁的亚森·罗苹	1
2. 乔瑟芬·巴萨摩	17
3. 宗教裁判所	32
4. 下沉的船	48
5. 七叉烛台的残片	61
6. 警方与宪兵队	75
7. 欢乐时光	93
8. 两个好强的人	110
9. 死亡游戏	129
10. 皮开肉绽的手指	149
11. 老灯塔	166
12. 白痴与天才	183
13. 教士们的宝藏	209
14. 地狱之女	228
后记	256



1. 二十岁的亚森·罗苹

关了车灯，哈吾尔·达维诺将他的脚踏车丢在长满荆棘的斜坡后面。这时，贝努城钟楼的钟响了三声。

凝重的夜色里，他沿着通往艾·德·埃第克庄园的乡间小路，来到围篱外墙。稍作停留后，他忽然听到院里传来马蹄踢蹬声、车轮声、铃铛声、两扇门倏地打开的声音……还有一辆四轮大马车经过的声音。在哈吾尔刚刚分辨出人声和步枪声音的当儿，那辆大马车已冲上了大马路，飞快地驶向埃特勒塔了。

“好啊，”他自言自语道，“猎海鸠实在很有趣，不过都是在很远的地方……借着这个无意中的发现，现在我总算可以好好瞧瞧了，同时我还能搞清楚那些来来回回的奔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他沿着城墙往左走，绕过外墙，到第二个转角走了四十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用手上的其中一把钥匙，打开下方的小门。进门是城堡的某个侧翼，一座将近半毁的楼梯，从老旧的围墙延伸出来。他爬上楼梯，并用第二把钥匙打开二楼的秘密通道。

哈吾尔打开手电筒，但并没有特别小心，因为他知道男爵住在另一边，至于男爵的独生女克拉丽丝·德·埃第克则在三楼。顺着走道，他来到一间很大的工作室。就是这儿，几星期前，他在这儿请求男爵将女儿许配给他，结果男爵不但一口回绝，还大发雷霆，以至于到现在他还一直留有很不愉快的记忆。

他那张年少苍白的脸庞映在镜子里，看起来似乎比平常还要



苍白许多。不过，他情绪控制得宜，仍表现得十分沉着。随后他又开始冷静地进行调查了。

其实早在不久前，当他和男爵谈话之时，就发现男爵的目光偶尔会飘向一张棕红色的大桌子，那桌上的活动写字台一直没有盖起来。所有可能藏放小东西的地方及秘密机关都逃不过哈吾尔的眼睛。他很快地就在一个缝隙中发现了一张非常薄的信纸，被卷成香烟一般大小。上面既没署名，也没地址。

读着信的内容，本来他还觉得这张信纸根本不值得这么大费周折地收藏。不过，仔细看过后，他发现其中有些字是很有意义的，有些句子明显地是用来填补空隙，于是他将整封信重组之后，得到以下的结果：

我在鲁昂发现敌人的踪迹了！因此就在当地报纸刊登以下的报道：一个埃特勒塔附近的农人在他的田里挖出了一个七叉烛台^①。结果她看到后，立刻发电报给埃特勒塔车夫，请他在十二日下午三点左右，派车到费康车站接她。不过在我的安排下，当天早上，她的车夫会收到另一个急件，撤销之前电报里的命令。到时候，她在费康车站看到的其实是你的车，然后你就负责护送她到我们正在举行的集会中。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庭审判，毫不宽容地定她的罪。反正在这个年代，只要目的正当，过程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可以马上处置她。毒兽一死，邪恶永除！

选一个你们喜欢的解决方式吧！别忘了在最后一次会晤中，

^①七叉烛台，可以插七支蜡烛的烛台，是犹太教祭礼的圣物之一。



我曾告诉你们，我们的事业成功与否，我们的存亡，都取决于这个“地狱之女”。

小心一点儿！举办一场狩猎竞赛掩人耳目。我会在四点整与我的两个朋友从哈佛港赶过来。将这封信保留以便以后还给我。

“太过谨慎也是一个缺点！”哈吾尔想着，“如果写信给男爵的这个人信得过，大可叫男爵将信烧掉，那我也就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阴谋，一个动用私刑的阴谋，甚至是，天哪！杀人的阴谋！真没想到！我未来的岳父竟只是个表面道貌岸然的人。看来，我似乎卷入一宗非法密谋了。他真的会去杀人吗？这可是一件大事，如果真是如此，他就有把柄落在我手上了。”

哈吾尔搓着双手，对这件事极感兴趣，不过并没有太惊讶，因为好几天前，就有好几处破绽引起他的注意了。因此，他决定先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再准时回到这里，看看男爵和他的宾客们到底密谋做些什么，还有这个他们想除掉的“地狱之女”到底是谁。

他将东西整理好，准备离开之时，在一个摆着克拉丽丝照片的小圆桌前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他拿起照片深情凝视着。克拉丽丝，比他小一点儿，才十八岁！她性感的双唇、充满梦想的双眸、雪白粉嫩又细致的清新脸庞、淡淡的发丝、不折不扣的高坞地方^①小女孩发色，还有温柔的神情举止，多么迷人啊！

哈吾尔的眼神渐渐强硬起来！一种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坏念头忽然涌上心头。楼上，克拉丽丝正独自待在她那偏僻的房间里。之前，

^①高坞，法国行政区，在西部诺曼底半岛的上半部，英伦海峡沿岸，其中重要城市有：迪耶普、费康、伊沃托等。为本故事的主要背景场地。



他早就用过她亲自交给自己的钥匙，在午茶时间到过她房里了，而且还不只一次，是两次呢！那么，今天有谁会抓到他？既然没有任何声音会传到佣人们那里，男爵不到下午也不会回来，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呢？

不过，哈吾尔倒也不是厚颜无耻之徒。他心中正直高尚的情操与发自本能的强烈欲望激烈交战着。但要如何抗拒这样的诱惑呢？他的自负、欲望、热情与迫切想得到的渴望，使他付诸行动。不该再将时间浪费在无谓的顾虑上了，因此他三步并两步地上了楼。

在关着的房门前，他又犹豫了。的确，他是进过她的房间，但那可都是大白天，而且都是规规矩矩的啊！三更半夜进去，那意义非同小可啊！

他的内心仍有些挣扎，所以小声地敲着门，低声说：

“克拉丽丝……克拉丽丝……是我。”

过了一分钟，还是听不到任何声音，他又用力再敲，当房门微微打开时，一个提着灯的年轻女子出现了。

他注意到她的苍白不安，心里有些不忍，于是想打退堂鼓，就此离开。

“别生气，克拉丽丝……我来这里，虽然我……只要你一句话，我马上走……”

其实听到这些话，克拉丽丝应该可以放心了。既然对方已经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她大可自在地掌控局势。但她什么也没听进去，什么也不想看，只是气愤、含糊不清地责备他。她想将他赶走，但只有做出手势的力气，提着灯的手还在不停抖着。然后转身倒



下,晕了过去……

他们陷入爱河已经三个月了。他们在法国南部,克拉丽丝朋友的寄宿学校里,一见钟情。

随即,他们就感觉到一条无形的线紧紧地把他们系在一起。对他来说这感觉是世上最美妙的事;对她来说,即使一直处于弱势,仍深陷其中。一开始,她就觉得哈吾尔是个难以理解、十分神秘、让她永难捉摸的人。虽然他满不在乎的个性、恶毒的讽刺和不安的情绪常令她很愉快。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又是如此充满吸引力,多么有趣呀!这正是狂热奔放的青春啊!在这所有的缺点下,她仍相信他有许多未被发现的美德,总有一天会散发出来。

回到诺曼底后,一天早上,她意外地发现她的窗户对面,有个轮廓细致的男人靠在墙上。原来哈吾尔选了一个离这里几千米远的住处。如此一来,他几乎每天都能骑着脚踏车来到埃第克庄园。

从小失去母亲的克拉丽丝,跟在父亲身边并不快乐。父亲是一位顽固、个性阴沉、宗教狂热、热衷于名利追逐、贪得无厌,且让所有佃农心生畏惧、视为大敌的人。

哈吾尔竟然在尚未被引见之前,就大胆请求男爵将女儿许配给他,他让男爵对这个乳臭未干、既没地位又没背景的追求者相当恼怒,要不是这年轻人目露凶光,他肯定会鞭打他一顿。

就在这次会面之后,为了不让哈吾尔留下不好的印象,克拉丽丝犯了一个错:就是又让他进了房门。这个危险轻率的举动,让哈吾尔有机可乘,并且认为那当然是克拉丽丝爱恋他的表示。

直到清晨,她佯称身体不适,将午餐带到房里吃,哈吾尔躲在房间一角。吃完饭后,他们在敞开的窗前紧紧相拥良久,回想着那热吻,那



纯真的柔情蜜意，尽管错误已经造成了。然而，克拉丽丝却哭了……

过了数小时，一阵清凉微风吹过海面，飘过高原，轻拂着两人的脸庞。窗前是个四周封闭的大果园，附近阳光普照的油菜平原有一处低地，从那里，两人可以看到，右边那条一直延伸到费康的白色陡峭悬崖线；左边则有埃特勒塔海湾、阿法勒城门，还有巨大的阿吉勒海岬。

他温柔地说：“别难过了，亲爱的。我们都还那么年轻，生命又那么美好，只要消除所有的障碍，一切都会更美好。别哭了！”

她擦干眼泪，面露微笑地看着他。他虽然与她一样削瘦，但有一双宽厚的肩膀，外表看来既优雅又可靠。精力充沛的面容，配着调皮狡黠的双唇和活泼闪亮的双眸。身上穿的是短裤和白棉质汗衫，外面则搭配着短上衣，看来很灵活。

“哈吾尔，哈吾尔！”她悲伤地说，“虽然你现在看着我，但你心里并没在想我！也没想过我们的未来！怎么会这样呢？我亲爱的哈吾尔，你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他笑着说：“我在想你父亲。”

“想我父亲？”

“是啊！我在想埃第克男爵及他的宾客们。为什么这些上了年纪的男人会把时间浪费在射杀那些无辜的可怜小鸟上？”

“这是他们的嗜好啊！”

“你确定吗？我很惊讶。你听着，要不是我们已经在1894年^①了，我以为……你不会生气吧？”

^①这里是指这是亚森·罗苹第一个冒险故事。



“你说吧！亲爱的！”

“呃，他们似乎在策划一个阴谋！就像我跟你说的，克拉丽丝……德·侯勒维侯爵、马修·德·拉·欧帕理耶、奥斯卡·德·班纳多公爵、胡·德·艾司提耶，等等，所有高坞地区的贵族都涉入了这个阴谋。”

她瘪着嘴说：“别胡说八道了，亲爱的！”

“但你听得那么认真，好像等着我说什么严重的大事，看来真是有趣！”哈吾尔回着话，心里已确定她一无所知。

“对我说些甜言蜜语吧！哈吾尔！”

他热烈拥着她：“我的爱人，这辈子只爱你一人。假若我还有其他的烦恼或野心，都只是为了要得到你！克拉丽丝，试想如果你父亲因密谋造反，而被逮捕判了死刑，突然间，我救了他。在这以后，他还会拒绝将女儿嫁给我吗？”

“我亲爱的，他迟早会让步。”

“才不可能！没有任何财产……任何背景……”

“但你有贵族的姓氏啊……哈吾尔·达维诺。”

“甚至连那都不算！”

“这怎么说？”

“达维诺是我母亲的姓，父亲死后，她奉娘家之命，改回原来姓氏，因为这桩婚姻被视为可耻。”

“为什么？”克拉丽丝有些冒昧地询问这突如其来的招认。

“为什么？因为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介平民，做着卑微的工作……只是一个老师……而且是教……教体育、击剑和拳击！”

“那你原本叫什么名字？”



“噢，很普通的名字，我可怜的克拉丽丝。”

“什么名字？”

“亚森·罗苹”

“亚森·罗苹？”

“是啊，一点儿也不响亮，还是换掉比较好，不是吗？”

克拉丽丝似乎被吓到了。不管他姓什么，都不代表什么。但在她父亲眼里，贵族姓氏却是最重要的……

不过，她仍结结巴巴地说：“你不该否定你的父亲。当老师一点儿都不可耻。”

“没什么可耻……”他大笑着说，笑得让克拉丽丝很不自在，“我承认，在我还是毛头小子时，他所教的体操和拳击的确让我受益良多！可不是？或许我母亲有其他理由否定这个优秀的男人，但这可不关其他人的事。”

他突然用力抱住克拉丽丝，然后自顾自地跳起舞来，转了好几圈。之后，又回到她身边嚷着：“笑吧？小女孩，的确很好笑吧！不论亚森·罗苹或哈吾尔·达维诺都无所谓！成功才是最重要的！就在这儿，你看！每个算命师都预言我前程似锦，而且会扬名于世。哈吾尔·达维诺会是个大将军，或是首相，或者外交官……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亚森·罗苹。这是早就注定的命运！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看这强健的体魄与聪明的头脑！喏，你想看我用手走路，还是用手臂将你举起来？或你想看我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你的手表变没了？抑或要用希腊文背《荷马史诗》^①还是用英文

^①《荷马史诗》，指荷马名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



背弥尔顿^①的大作给你听？天哪！生命多么美好啊！哈吾尔·达维诺……亚森·罗苹……就像一座雕像的两面！究竟哪一面才会为世人带来幸福欢乐呢？”他戛然打住，似乎对这样的兴高采烈突然感到困窘。

他静静凝视着这安静的小房间里，这个被他搞得心神不宁的高贵公主，觉得是自己搅乱了一个少女的宁静纯真的心境。不过，能马上察觉局势并见风转舵正是他的魅力之一，他马上跪在克拉丽丝面前，严肃地说：

“请原谅我！我的表现一直不是很好……这并不是我的错……我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善与恶，两者同时吸引着我。你一定要帮帮我，克拉丽丝，帮我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我弄错了，也一定要原谅我！”

克拉丽丝将哈吾尔的脸捧在手中，以充满感情的声调说：

“我没什么可以原谅你的，亲爱的。我很幸福！我知道将会因你而痛苦，但我已欣然接受你将带给我的所有忧伤。来吧！带着我的照片。今后你随时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出来看。对我来说，我将永远与今天一样，是你的情人，你的妻子。我爱你，哈吾尔！”她吻了哈吾尔的前额。

哈吾尔笑着起身说：“受你之命，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骑士了。从今往后，我将所向无敌，随时准备打倒敌人。放马过来吧！我上场了！”

哈吾尔的计划是——我们暂时保留亚森·罗苹这个名字吧！

^①弥尔顿(1608—1674)，英国大文豪，与莎士比亚和乔叟齐名，著有《失乐园》等书。



因为还不知道自己命运的那时，他对自己也对这个名字有些歧视——哈吾尔的计划其实很简单。

城堡左边的果树丛里，有一个紧靠着城墙、以前用来当做防御堡垒的古塔。这低矮的圆塔已断了一大半，在屋顶的遮蔽下，整个都被茂盛的常春藤蔓掩盖住。哈吾尔非常确定四点的集会将会的男爵平日接见佃农们的大客厅里，而且他还发现这个大厅有个为了让空气流通而保留的旧窗子。

对一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而言，攀登绝非难事。出了城堡，他就躲在长春藤蔓中匍匐前进。多亏那巨大的树根，让他能够一直爬上这厚壁高墙的窗棂，窗子的深度也足够让他平躺下来。因此，在离地五米高的地方，以树叶掩护头部的哈吾尔，不但不会被发现，还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整个客厅：那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备有二十几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排大型的教堂长凳。

果然不出哈吾尔所料，四十分钟后，男爵和他的一个朋友来到了这里。

高德弗·德·埃第克男爵有着一身结实肌肉，那砖红色的脸上，长满了红棕色的络腮胡，还有炯炯有神的目光。随他而来的奥斯卡·德·班纳多，是他的一位表亲，与哈吾尔曾有一面之缘，也同样给他一种诺曼底乡绅的感觉，而且还更加的庸俗、笨拙。这时他们两人似乎都相当兴奋。

“快点儿！”男爵说，“欧帕理耶、侯勒维和欧普卡就快到了。我已经将果园的大门打开了，四点整的时候，包马尼亚和德·艾寇尔亲王、德·伯力亲王就会从那里进来了，然后……然后……就是她了——如果能够幸运逮到她的话。”



“我很怀疑！”班纳多小声地说。

“有什么好怀疑的？她叫了一辆车，车子到了，她就会上车。欧蒙会将她载到这里来。在四行大道的坡道上，艾司提耶会跳上阶梯，打开车门，用绳子将她捆绑。一切都已经搞定了！”

他们往哈吾尔正在聆听的地方走近。

班纳多咕哝着：“那之后呢？”

“之后，就跟我们的朋友们解释事情的状况，还有这位女士是谁……”

“你能想象我们真的抓到她，还定她的罪吗？”

“不管我有没有抓到，结果都是一样。包马尼亚的要求，我们能拒绝吗？”

“唉！这个男人会把我们全部赔上的！”班纳多说。

埃第克男爵耸耸肩。

“本来就该有个这样的男人来对付像她这种女人。你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两条小船都已停靠在海滩上了，就在‘神父阶梯’下方。较小的那艘，底部也钻好洞了，下水十分钟后就会沉没了。”

“你绑上石头了吗？”

“绑上了啊！已经绑上一块大石头了。”

然后这两人都静了下来。

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让哈吾尔·达维诺吓得想要逃跑，但他们提到的每一个人却也更加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真该死！”他想着，“我再也不将我的戏院包厢让给这些贵族了。真是太乱了！听他们说杀人的事就好像换个领结一样！”



埃第克男爵更是让他惊讶！那么温柔的克拉丽丝怎么会是这种可怕男人的女儿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驱使他这么做？因为仇恨？贪财？想要报复？还是残忍的天性？他让哈吾尔联想起从前的刽子手，好像总在准备着什么可怕的差事。熊熊火焰照着他红通通的脸，还有他那红棕色的胡子。

其他三位宾客同时来到。哈吾尔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埃第克庄园的农人呢！一坐下来，他们都背向着照亮大厅的两扇窗户，好让他们的脸处于阴暗处。

四点整，又有两人进来了。一个年纪比较大，有着军人身材，穿着一袭紧裹腰身的礼服，下巴蓄着一种我们称之为拿破仑三世的山羊胡，在门口停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起身迎接他。哈吾尔毫不犹豫地认定，那封没署名的信的作者就是他，也就是男爵称之为包马尼亚的大家正在等待的人。

虽然，他看起来像是唯一没有头衔、也没有贵族姓氏的人，但大家仍视他为首领，对他那充满权威的态度、专横的眼神，表现得非常殷勤。他那修过胡子的脸庞，凹陷的双颊，黝黑且炯炯有神的双眸闪耀着热情，如同他的穿着打扮，其行为举止看来很严肃，甚至让人产生苦行僧的感觉，就像教会人士。

他请大家坐下，并向大家致歉没能带他的朋友——伯力亲王至此，然后向大家介绍随他前来的同伴：

“这位是德·艾寇尔亲王……你们都知道吧？艾寇尔亲王一直都是我们同盟的人，虽然每次都不能前来参加聚会，但他仍在远处与我们进行着相同的任务，而且成绩斐然。今天，我们需要他的